



杜詩

文選  
卷之八  
魚鱗

~18  
884  
17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六

文章 古詩二首 律詩十四首

夜聽許十誦詩愛而有作四日天寶十

許十當是居五臺學佛者故云業白出石壁

許生五臺賓鄭曰五臺山名今在河北其山

所都也業白出石壁題曰此言許生客居五

經以美業為白惡業為黑達磨嘗曰當勤修

業慶曰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玄中

寺近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題曰粲則

慧可傳燈云正與達磨世次相接公方與許

生共學性空事故云許生已業白而出吾猶



縛禪空而未脫也。縛字出佛書，其語曰：貪著禪味，是菩薩縛縛禪，則不能解也。夢彌曰：貪著

摩經曰：以大精進攝諸亂惡，解何階子方便，課引。

為匹敵。夢彌曰：子垂慈悲，方便也。此言有何因階

敵也。佛經曰：離索晚相逢。夢彌曰：離去聲，去也。

善巧方便，離索晚相逢。夢彌曰：離去聲，去也。

記子夏曰：吾離羣矣。包蒙欣有擊。夢彌曰：易蒙

而索君亦已久矣。包蒙欣有擊。夢彌曰：易蒙

擊九誦詩渾遊行。渾一作混。夢彌曰：甫自言

相漸摩，今日相逢，恨得之晚，賴許生包函蒙。

昧有所叩擊，是故甫欣然聽其誦詩，深有開

發游衍者，博四座皆辟易。夢彌曰：辟與避同

也。辟易者，驚懼退却之義也。夢彌曰：項羽傳

項羽腹目叱赤泉侯，人馬俱辟易數里。應。

手看捶鈎。夢彌曰：捶，丁果之累之睡三切。打

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又知北遊篇大馬之捶鈎者，年八十矣，而

不失毫芒，譬許生能詩得於清心聽鳴鏑。夢彌曰：清

心而應於口，了無差失也。夢彌曰：清心聽鳴鏑

凶奴傳：冒頓作鳴鏑，出獵左右皆隨。鳴鏑而

射殺頭曼，應劭曰：翫箭也。左思詩：邊城苦鳴

鏑，鏑然也。精微穿溟滓。夢彌曰：溟，亡頂切。滓，戶

如三軍聽也。精微穿溟滓。夢彌曰：溟，亡頂切。滓，戶

溟滓謂鴻濛也。謂詩思之巧妙，可與鴻濛之

氣相為之貫穿也。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莊

子在宥篇大飛動摧霹靂。夢彌曰：霹靂，雷之

同乎溟滓。飛動摧霹靂。夢彌曰：霹靂，雷之

動雖霹靂之陶謝不枝梧。夢彌曰：陶潛謝玄暉

威亦為摧沮。陶謝不枝梧。夢彌曰：陶潛謝玄暉

項籍傳諸將讐服莫敢枝梧曰小風騷共

推激言數賞之也紫鸞自超詣作紫鸞字

設也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紫鸞翠駁誰剪剔

極形容○朱曰爾雅駁如馬鉅牙食虎豹管

子曰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管仲

曰意者君乘駁馬公曰然仲曰駁馬食虎豹

故疑焉君乘駁馬公曰然仲曰駁馬食虎豹

我善治馬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聞一日

披襟立池上無語羊欣曰人莫知君意何也

禁之寥聞對長夜之燕求仗誰剪其鬣剔其

蹄乃有望於許生之拂拭也然許生詩有深

意惜乎當世莫能知之蓋世人蒙昧如夜之

辨寥聞誰黑自贈蜀僧閻丘師兄公自註曰太常博士均

錦官城當是上元元年秋冬作故詩云梗稻卧不翻

大師銅梁秀靈則人必傑大師指閻丘

鍾銅梁之秀籍籍名家孫籍籍曰籍籍嗚呼

先博士炳靈精氣奔炳靈世再其英則江漢

靈言英靈顯赫赫也均為太常博惟昔

武皇后惟一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

藹雲屯人子墨為客卿以諷陸士衡馬如雲

長揚賦籍翰林以為主

屯夢曰武后擢用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

儒雅號為才能之盛○曰謝玄暉直中書

太時神光降及紫殿○曰成紀行幸甘泉郊

上紫殿武后尊之不獨○曰均於是故詔世

傳問丘筆○曰間立文峻極逾崑崙○曰詩

天為本紀崑崙高三千五百○鳳藏丹霄暮作

穴之山有鳥名鳳皇○龍去白水○賦世祖龍

飛去言均之長往也○青瑩雪嶺東○賦琳珉青

山○曰雪嶺在蜀一名太白○碑碣舊製存○曰

東蜀牛頭山下有閣立均撰瑞聖寺磨○斯文

崖碑嚴政書寺今改為天寧羅漢禪院

敬都邑高價越瑛璠○曰均以文名當時四

曰均之文章貴重當世其價超越乎寶玉也

魏文與鍾大理書魯之瑛璠價越萬金貴重

城晚看作者意○曰都生見王導詩嘆曰晚

也妙絕與誰論○賦曰陸韓卿吾祖詩冠古同

年蒙主恩○曰吾祖謂杜審言按本傳武后

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郎

遷膳部貪外郎時與均同朝○曰審言與

均同年第進士也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

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茗溪○

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豫章夾日月

古則其詩乃法家學所傳云○冠

歲久空深根○豫章之木高凌日月深根固蒂

也述異記豫章生七  
年而後與衆木異  
小子思踈闊豈能達詞

門詩撫卷數曰小子甫自謂也蘇曰宗我讀淵明

信乎使一人有愧赧之心窮愁一揮淚愁一作秋

街詩揮淚相遇即諸昆間立我住錦

官城江曰成都記錦城以錦兄居祇樹園祇翹

移切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

丘樊乃藩籬也天涯敬滯雨粳稻卧不翻

行日粳古漂然薄遊倦始與道旅敦旅一作侶

立旅指間立敦厚也來往道經間景晏步脩廊

而無車馬喧人境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

語者柔軟語能使一切衆生得安穩故維摩

經常以軟語落月如金盆詩採菊東籬下悠

然見南山採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

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

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

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

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

端殆若天成茲為可貴

世昏暗也驅驅爭奪繁謂祿山之亂也唯

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淨摩尼寶珠映於五

色隨方各現宣室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岷

也若至濁水冷然洞澈矣以三十萬易之而去師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塵垢甫奔走盜賊間羨聞甫不為汚濁所累故云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夢曰古今詩話

叙白事盡得其故迹鶴曰按白至德元年坐繫潯陽獄至德二載宋若思將兵赴河南道過潯陽釋囚辟為參謀乾元元年長流夜郎而此詩云五嶺炎蒸地後當在乾元二年秦州作

昔年有狂客慶曰賀知章字季真夷號爾

謫仙人夢曰孟榮本事集曰李白自蜀至京師知章聞其名首詣之請所為文

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極口號為謫仙人又曰公非人間人豈非太白星精耶於

是解金龜換筆落驚風雨驚一作聞宋曰驚酒盡醉而歸

詩成泣鬼神批曰彼此略稱自喻適意而太白祕書監賀知章吟公鳥栖聲名從此大泯沒

一朝伸宋曰知章言白於玄宗召見金鑾殿

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宋曰帝嘗召白

援筆成文婉麗精巧無龍舟移棹晚夢曰

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甫曰白外傳云白作樂

舟于白蓮池召白作叙時白被酒命高力士

扶以登舟按集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

正謂獸錦奪袍新夢曰白外傳云獸錦蓋錦

此也織成獸文也奪字如宋之問傳武后遊龍門

詔從臣賦詩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之

俄頃獻后覽之嗟夏補白日來深殿夏補冰草堂集序

賞更奪袍以賜夏補知置於金鑾殿夏補青雲滿夏補

後塵夏補遷也夏補言士大夫多居其後夏補蓋白之驟

車之也夏補乞歸優詔許夏補知不為親近所容夏補懇求還

山帝賜還我宿心親夏補故遇之相親厚也夏補白生

於長安元年辛丑甫生於開元元年癸丑夏補白

可見未負幽棲志夏補兼全寵辱身夏補初蒙寵眷今

被讒辱是故欲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夏補

嗜好也揚雄醉舞梁園夜夏補梁園醉歌汴州乃

梁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行歌泗水春夏補言

由昔與甫同遊山東也夏補孔子行才高心

不展夏補大而難用也夏補道屈善無隣夏補十字可

最切當夏補言言處士夏補衡俊夏補白之後似

其道否而不遇也夏補言言處士夏補衡俊夏補白之後似

薦之曰處士夏補衡俊夏補白之後似

生原憲貧夏補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上漏

下濕匡坐而弦子貢往見憲曰嘻先生何病

謂之病憲貧稻梁求未足夏補曰言祿未充

也非病也夏補稻梁求未足夏補曰言祿未充

傷之也夏補曰廣絕交夏補意故謗何頻夏補於記切



養里切本草久服輕身益氣後漢馬援傳後  
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譖之以為明珠大貝  
按此言求王璘反而譖者以白為參  
蜀而與謀故甫取喻白之遇讒也

蒸地接云曰白被譖流夜郎與廣南五嶺相  
揭陽為三危放逐臣三苗之窟為比西故以

註三危西裔白坐為求王璘府僚長  
流夜郎五嶺三危與夜郎接境故云

鵬鳥舍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誼  
舍自傷乃為賦以自廣

故比獨泣向麒麟此用夫子事註亦未喻  
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

不遇故蘇武先還漢蘇武在匈奴十九  
比之

也黃公豈事秦趙曰黃公四皓之一避秦居  
也楚廷辭醴批看它用事之意○趙曰言

待之不設醴梁獄上書辰白轉側宿匡廬間  
緣末王璘長流夜郎赦還尋坐事下獄蓋非  
其罪鄒陽見怒於梁孝王下獄遂從獄中上

書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璘曰蓋言求王  
而白豈與謀哉當時不見察而已

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息波隔乘槎與問津日  
星物志有居海者八月乘查而上天犯牽牛

當蒙上天知而恩波頓趙曰言如白之才器  
隔欲上天與問之也

而白豈與謀哉當時不見察而已

而白豈與謀哉當時不見察而已

而白豈與謀哉當時不見察而已

而白豈與謀哉當時不見察而已

而白豈與謀哉當時不見察而已

而白豈與謀哉當時不見察而已

而白豈與謀哉當時不見察而已

送竇九歸成都日竇九意是檢察竇侍御者故詩云持節廣

德元年梓州作

文章亦不盡好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苦

何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綃錦官城或綃

偶題日詩云江峽繞蛟螭當是大曆元年夔州時作故又日聖朝兼

盜賊時吐蕃之亂未息也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日言文章垂不

蓋吾心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日言必

有所長也日魏文帝典論論文日古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騷人嗟不見日指言

章之祖起於騷漢道盛於斯日漢文章

不見則屈宋遠矣日漢有司馬遷相如劉

向王褒之屬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前輩飛騰

入餘波綺麗為日文章至於綺麗乃騷

賢兼舊例一作制歷代各清規日

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日清規亦何等語

歲疲日公自謂也吾之用心永懷江左逸日

鮑謝日江左東晉元帝渡江所都秣陵多病日

徒文尚俊逸故甫永懷之也

鄴中奇

病一作謝趙曰鄴中指曹丕兄弟及

尚奇文帝好文而作者多疾之也馬騶驥皆良馬麒麟帶

好兒

趙曰麒麟故云帶好兒仍是車輪徒已斷莊曰

桓公讀書輪扁以爲聖人之糟粕桓公曰寡

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以臣之事觀

之夫斷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能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不能言有數

存焉於其間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斷輪古

不得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斷輪古

之人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粕已矣夢曰甫嘆弱冠苦學爲文

幸有子如宗文宗武聰敏惜乎妙致得之於

心不得言之於其子如扁之斷輪不能言其

妙也故有麒麟帶好兒堂構惜仍虧一作

車輪徒已斷之句也

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謾作潛夫論漢曰後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漢王符

字節信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虛傳幼婦

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碑曰曹操與揚修讀曹娥碑陰有八字

曰黃絹幼婦外孫董白修知之操行三十

里乃悟云黃絹是色絲色綠絕字也幼婦少

女少女妙字也外孫女子好字也董白

之器受辛辭字也言絕妙好辭與緣情慰漂

揚合操曰有智無智較三十里

曹丕兄弟及

鄴中魏所

趙曰

莊曰

寡

事觀

有數

亦

者

爲文

致得

之於

不能

言其

妙也

故有

麒麟

帶好

兒是

車輪

徒已

斷

趙曰

莊曰

曹丕兄弟及

鄴中魏所

趙曰

莊曰

寡

事觀

有數

亦

者

爲文

致得

之於

不能

言其

妙也

故有

麒麟

帶好

兒是

車輪

徒已

斷

趙曰

莊曰

曹丕兄弟及

鄴中魏所

趙曰

莊曰

寡

事觀

有數

亦

者

爲文

致得

之於

不能

言其

妙也

故有

麒麟

帶好

兒是

車輪

徒已

斷

趙曰

莊曰

曹丕兄弟及

鄴中魏所

趙曰

莊曰

寡

事觀

有數

亦

者

爲文

致得

之於

不能

言其

妙也

故有

麒麟

帶好

兒是

車輪

徒已

斷

趙曰

莊曰

沙傍蜂薑江峽繞蛟螭

鄭曰傍蒲浪切近也

子道遙遊篇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宋塵

曰左太冲詩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

也用經濟慙長策宋曰言無才飛棲假一枝宋莊

也

也

物也言避患難不暇耳趙曰言棲  
托於夔州之地如此非有譬托  
蕭瑟唐虞

遠慶不復見也趙曰傷戰爭  
聯翩楚漢危趙曰不能安

聖朝無盜賊言曰胡虜為中原之亂也趙曰

異俗更喧卑言曰公北人而在南故呼趙曰

星辰劍慶曰甫自喻失所如寶劍之精上徹

於蒼蒼雲雨池慶曰又如蛟龍之困于池

兩都開幕府也曰兩都謂東京西京萬

寓插軍麾下曰謂天也南海殘銅柱征曰馬接

東風避月支以曰吐番

音書恨烏鵲不信也恨烏鵲之

號怒恠熊羆之曰言夔州山居

稼穡分詩興不暇吟詠也柴荆

學土宜風俗也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

不敢要佳句

愁來賦別離

戲為六絕未曰此詩在成都作第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趙曰庾

綺麗為世所尚江南賦尤見稱於世謂若相

如作大人賦飄然有凌雲之氣希曰南史范

本詩十一

一

吐番之難也音書恨烏鵲不信也恨烏鵲之

雜記乾鵲噪號怒恠熊羆之曰言夔州山居

寒行熊羆對我躡稼穡分詩興不暇吟詠也柴荆

學土宜風俗也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

不敢要佳句

愁來賦別離

戲為六絕未曰此詩在成都作第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趙曰庾

綺麗為世所尚江南賦尤見稱於世謂若相

如作大人賦飄然有凌雲之氣希曰南史范

擘傳諸序論筆勢全人嗤點流傳賦田曰于  
縱橫真天下奇作寶晉紀  
蓋世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夏曰  
文苑傳序簡文湘東所其淫放徐陵度信分  
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慝而彩同尚輕險  
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  
不覺前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宋曰揚炯王勃盧照鄰駱  
海內呼為揚主寶王以文詞齊名天祐初

盧駱號為四傑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

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歐曰唐史李敬玄

寶王王勃必當顯貴裝行儉曰士之致遠先  
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

享爵祿之器也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趙曰此

鄰與勃也言漢魏之文去古未遠終有風騷  
之氣而盧王之文比之為劣宋習曰自漢至

魏文體三變莫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

見爾曹修曰漢天馬歌驂駟驥龍文虎  
脊宋曰過古禾切王褒頌過都越國

蹶若歷塊夏曰謂文章之妙如龍文虎脊  
之馬皆可充君之馭其逸足過都如歷一塊

土之易也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

翠蘭茗上趙曰郭景純詩翡翠蘭茗容色  
更相鮮言珍禽在芳草間交相暉

映而公借用言文章也宋曰言未掣鯨魚碧  
今之為文者止得其小巧而已

海中趙曰公自負其出羣雄者如掣鯨魚於

浪也補曹植賦掣大鯨而制巨鼈補黥魚之掣

詩人各有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若上天然去雕飾此

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若上天然去雕飾此

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橫空盤硬

語安帖力排冢此韓愈所得也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隣竊攀屈

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趙曰此公之志

與宋而與之並駕者唯恐不超越齊梁而翻

未及前賢更勿疑迺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

體親風雅真符曰南史徐陵轉益多師是汝

師趙語意甚悲正是有所激發託於庾信與

輕薄不見稱數第三詩又只借盧王反復言

之以為縱使不及漢魏風騷畢竟皆異材也

爾曹自負不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爾曹

是公失先俊語意故又曰才力應難跨數公

數公謂上所指也翡翠蘭若極纖巧之態我

不是薄它它自謂可方屈賈却恐便墮數公

已上別更自謂與三百篇相近不知愈合師

前人也師曰逸相祖述言齊梁相習為輕

薄之文無有慨然以風雅正體倡先者多師

解悶五首

同作十二首五首見菓實門

無常師必多求前人

所最長者為師耳

高人王右丞當是太  
曆元年在夔州作

沈范早知何水部趙曰何水部何遜也曹劉

不待薛郎中趙曰薛郎中薛璩也若薛璩獨

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詩批如此作

不能曉也後山詩話獨當省署開文苑兼

泛滄浪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

璩之詩也復補曰或云公取璩之詩廣之以

美璩前在省部今在荆南有江湖之樂斯為

學釣翁矣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曰

孟雲卿批此孟子亦差異○日世言五言

詩始於蘇武李陵蘇日顏延年云李陵蘇武

句註可師餘區區輩不足數南子端一飯未

論文究理惟孟軻之書使人不疑

魯留俗客蘇日陶侃未數篇今見古人詩趙

末句專言

孟雲卿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夏日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為王左丞所知有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維待詔金鑿

毀一旦召之商較古今風雅忽遇明皇幸維

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奏聞奏詔誦

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

多病故人疎明皇慨然曰朕未嘗棄人自是

卿不求進奈何有此即今者舊無新語蘇日

作因命歸終南山即今者舊無新語蘇日

曰曹劉泯跡文章無宗師觀者舊區區於謾

釣槎頭縮項鰓項一作頸批謂但有鰓魚差

浩然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

陽鴈魚藏縮項鰓又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查

頭鰓魚也趙曰言今昔舊之間不復造新

語以言鰓魚也但設釣之而已習鑿齒襄陽耆

舊傳云漢水中鰓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

因謂之槎頭鰓張敬兒作書與蕭道成

云奉槎頭縮項鰓一千八百頭

陶冶性靈存底物夢弼曰言陶冶性靈者惟

嗣宗詩其詠懷之作可以陶冶性情從容諷

之推家訓論文章至於陶冶性靈發幽思願

入其滋味也新詩改罷自長吟蘇曰謝惠連改

亦樂事也熟知二謝將能事趙曰言公其稔

者遇好句而已熟知二謝將能事趙曰言公其稔

自吟而已熟知二謝將能事趙曰言公其稔

惠連將作頗學陰何苦用心梁術云陰鏗何

詩為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梁術云陰鏗何

遜文章傑出諸公用心大苦夢弼曰苦用心

則不苟且為之矣薛子蒼曰東坡今集本密

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竄定

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

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割

剗但稱其渾厚耳補註室中語賦詩十首不

若改詩一首少陵有新詩改罷自

長吟之句雖少陵之才亦須改定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

句窠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公自註右丞第

詩晚年多倒用老態其所自得然未可盡以

為法黃山谷偏嗜此等自取成家此能字又

別本是未害其弟為能耳○宋曰唐書王維

字摩詰開元中擢進士第乾元中轉尚書右



丞以詩名盛於時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  
聖在朝口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  
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歌終日嘗聚其田  
園所為詩號輞川集代宗時弟縉為宰相代  
宗好文求維文縉編綴得四百餘篇上之

書畫 古詩十八首 律詩六首

李潮八分小篆歌 夢遊 曰書苑李潮善

見稱於時趙明誠金石錄云唐慧義寺  
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  
於當時獨子美詩盛稱之以此蔡有隣  
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  
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絕  
工非韓蔡比也 鶴 曰巴東逢李潮當是  
在夔州作蓋夔本巴東郡也梁權道編  
在大曆三年然是年正月公夔詩但云

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  
潮乎奈爾何無分別語意是二年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 宋 曰蒼

臣也觀鳥跡而為文字自蒼頡之 陳 蒼石鼓

後字體變易如浮雲焉無定體也 陳 蒼石鼓

又已訛 鶴 曰鳳翔陳倉縣南有石鼓山石形  
如鼓有十紀周宣畋獵之事其文即

史籀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 宋 曰

周太史籀始創大篆秦李斯繼作小篆 宋 曰  
蔡文姬別傳臣父邕言八分書割李斯小篆

去二分取八分 中 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

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 宋 曰嶧山碑為野  
以棗木傳刻按史記始皇東行郡國上鄒嶧  
山刻石頌功德其文李斯小篆歐公集古錄

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子美直謂棗木傳刻爾趙明誠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唐封演聞見記云後魏大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模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模塌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子美直以謂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又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子美所謂棗木傳刻

### 苦縣和尚骨立

修可曰續漢書桓帝

肥失真者耶詔苦縣立老子祠兼刻石即蔡邕八分也  
帝年號相去延熹年間詔立老子祠光和尚骨立謂蔡邕書  
熹而碑刻於光熹纔十餘年豈非祠立於延

也故於嶧山之碑則傷棗木之失書貴瘦硬

方通神篆一作畫批子美書貴瘦硬謂八分

右將軍筆畫勁硬妙絕通神  
曰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後變為肥厚  
至蘇靈芝輩幾於重蜀公詩蓋有激於當時

惜哉李蔡不復得復一作可吾甥

李潮下筆親慶福曰親近也謂潮善小篆尚書

韓擇木宋曰唐韓擇木工昌黎人官至工部尚

開媚号伯騎曹蔡有隣  
啗中興宋曰唐蔡邕法風流

八分中遂精妙開元已來數八分色主切詳

也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

夢彌曰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

如劍戟也書苑歐陽尤八分一字直百金

作千蛟龍盤拏肉屈強

屈九勿切亦作屈吳郡張顛誇

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

草書飲醉輒揮筆大豈知吾甥

不流宕

中郎丈人行

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

京記乃自書冊于碑使工刻立於大學門外

誤後學熹平中表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京記乃自書冊于碑使工刻立於大學門外

誤後學熹平中表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詩十六

十七

草書曰宕徒浪切過也

草書失之流宕篆則不然也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曰丞相斯也中郎邕也文人

獨蓋亦自奇古不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耳碑首側也在開元中韓蔡同最最此詩蓋謂顧誠大者也獨八分可賞云 **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

**顧**擇木蔡有鄰二切顧虛器切 **深**日開元中韓

於游刃必有餘地矣 **昔在開元中韓蔡同最**

子養生篇恢恢乎其 **筆力破餘地** 刊見蔡

侯之筆力皆運轉鍛鍊以成八分力書也 **蔡**

邕八分書曰筆力尚可破餘地 **深**日言顧

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 **筆力破餘地** 日黃

智皆在鑪錘之間耳 **筆力破餘地** 日黃

瑞切 **銲**也 **銲**日按莊子曰無莊之失其美據梁

分書體雕零故云憔悴也 **顧侯運鑪錘** 日

日言自蔡中郎之後入 **顧侯運鑪錘** 日

**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 公自註明皇師韓擇

書賜張說師曰書苑唐明皇好圖畫工八分

章草豐茂英特張說為麗正殿學士獻詩明

皇於彩牋上八分書讚曰德重和鼎功逾濟

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者此

也 **三人並入直** 日韓蔡 **恩澤各不二顧於**

**韓蔡內辨眼工小字** 師日辨眼謂於字中号

八分外尤 **分日示諸王鈞深法更秘文學與**

能小字也 **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

**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 日視公如揚 **白首**

官府所止 **視我揚馬間** 日視公如揚 **白首**

皆日寺也

不相棄驂駟入窮巷蘇曰驂駟亦肯入窮巷必

脫黃金轡通曰顧君騎驂駟相訪其富貴也一論朋友

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嚮

者玉珂人師曰玉珂車馬之飾也憂通曰珂

腹皮黃黑而骨白以為馬飾唐書車服志天子寶中京官朔望朝參有珂三品以上珂九子

四品以上珂七子五品珂五子以下去珂誰

是青雲器師曰此事之反覆也言貴者未必

才盡傷形體一作病渴汗官位師曰甫謙

盡况又病渴豈可汚辱官位乎齊江淹字文道憂得五色筆由是文章日新復憂有人自

稱郭璞取之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為才盡宋曰司馬病渴李尋曰父汗玉堂之署

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鄭曰躓我甘多病

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

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蒂蛟鼉好

為崇况蕪水賊繁特戒風颯駛變通曰駛踈

崩騰戎馬際際一作險憂通曰往往殺長吏

變通曰軍興之際賦斂慘刻動殺長吏以叛也師曰按史吐蕃寇邠靈州又商州兵馬使

劉洽殺節度使李懷仙皆是年也子干東諸

侯勤勉防縱恣師曰洪吉在康皆隸江南道

諸侯洪乃西道採訪使所治故邦以民為本

又曰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 **邦** 以民為本

厚施予以恤民為本也 **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 日詩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

**誅求情** 恤民困也 **固應賢愚異** 欲顧侯告于

皇華使閱其瘡痍精擇良吏以爲佐勤恤民

**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 文 **贈子猛虎行出**

深也 **郊載酸鼻** 樂 **府猛虎行渴不飲** 盜泉 **水熱不**

不義而苟從當自致富貴也 **贈子猛虎行出**

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此皆勉其自振立也 **夢** 日高唐賦寒心酸鼻竇憲

傳言之可爲酸鼻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鶴日唐志

一人掌天子服御之事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 批寫得自在首尾

按本傳張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大醉

呼叫狂走乃下筆 **趙** 日漢張伯英善草書人

謂之 **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 日孫登日

目悽惻 **張旭** 日自斯人既亡其書難得及 **悲**

**風生微綃** 凱 **萬里起古色** 起有一

揚監以張旭草書示甫甫爲之悽惻也

風生微綃 **凱** 日潘安仁詩 **萬里起古色** 起有一

古人言有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

其間詩下筆連山岳溟漲與筆力趙曰言筆

溟渤之漲也玉動至此句皆言草書之狀有練實先書臨

池真盡墨朱曰張伯英善草書凡家之衣帛

黑俊拔為之主秦伯曰俊拔言暮年思轉極

得書法意觀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俊未

知張王後趙曰張伯英王羲之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

精朱曰張乃蘇州人也逸氣

感清識趙曰張旭之逸氣揚公拂篋笥安石曰謂

秘藏也舒卷忘寢食趙曰李成得王逸少帖舒

之寶也念首揮毫端不獨觀酒德趙曰每醉

書尤入神非獨可以觀酒德且知旭有以因

聖傳是也

###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迎念席珍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唐隱

居多稱山人如李泌曰衣白者山人也

自後石稱南山人水北山人少室山之類皆是

獨卧嵩陽客三違潁水春在河南艱難隨老母慘澹

別也陽與甫別已經三春矣

向時人

鶴曰

故勢母避亂所以有艱難道老母慘

澹向時句謝氏尋山殺

宋

嶺曰宋謝靈運好登山峻常著木

後上山則去後齒

陶公漉酒巾

宋

曰陶潛在家酒熟取頭

上葛中鹿酒

羣兕彌宇宙

慶

曰謂盜此物

在風塵

黃

曰此物

歷下辭姜被

慶

曰甫昔

虎同被而寢也

趙

曰後漢姜肱有

關西得孟

鄰

慶

曰後在關中又同隣而居也

宋曰劉

旁孟子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早通交契

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

慶

曰人性沉

也先生藝絕倫

慶

曰美虎草書

草書何太

古一云應

詩興不無神

宋

曰公詩云

曹植休

前輩

慶

曰以美虎詩興之神前更無

張芝

更後身

慶

曰以美虎草書之好草書時人

伯

寶不遺寸數篇吟可老

慶

曰草書

曰言

雖貧可以致富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

詩以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

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

字買堪貧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鳥鵲拋書

示鶴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

父陰卧病詩云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溜

匙兼暖腹誰欲致孟覺如此之類多矣此格



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  
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  
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  
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持恐

曾防寇夢逃夢也詩將恐懼遇寇而深潛託所親

潛一作情而潛遁也日依寧聞倚門夕夢日薛包  
託親情而潛遁也

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盡力潔食晨夢  
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

東廣徵補亡南陔詩踈懶為名誤夢日甫  
馨爾夕膳潔爾晨飡

功名所誤故至賤逐也愁康驅馳喪我真夢  
絕交書性復踈懶筋驚肉緩

日奔波風埃而失索居猶寂寞夢一作尤  
其真率之性也

離羣索居相遇益愁辛夢日江淹舊中散  
切散也禮

轉依邊徼夢邊境也逢迎念席玆夢日儒行  
以待聘美虎也日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

祖脩高廟陳日漢祭祀志光武建武二年  
帝太祖一歲五紀夢也文公賞從臣陳日僖

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商山  
弗及推夢日喻肅宗推恩隨車駕者

猶入楚夢山四結皆河內人秦政虐乃相與  
隱此渭水不離秦夢渭本指言桃源也夢日

甫昔謁帝鳳翔非無從亡之功今恩例不及  
於甫使南困於荆楚客于秦川河真桃源之

避亂一性存想青龍秘陳日青龍道家存想  
而不反乎

而

美彪也神仙傳太陽子謂太陰女曰彼行白

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道家四泉論曰青龍

東方甲乙木潛騎行白鹿馴龍矯山見羨門

子乘白鹿而行變曰崔元山灑鄉記耕巖

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託於李母也

非谷口朱曰揚子巖石之下鄭子結草即河濱朱

河上公不知姓結草河濱讀老子云肘後符應

漢景帝親問道以素書授帝云云肘後符應

驗朱曰葛洪有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

覲眇無因朱曰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覲變

緣再展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變曰言

良會也而甫之勢屈也處以疎散此邦今尚武朱

武濟於時以何處且依仁朱曰語鼓角凌天籟

不聞天籟乎汝關山信月輪朱信一作倚朱曰古

官場羅鎮磧朱鎮一作錦賊火近洮岷朱四鎮皆

置官場收賦歛以供軍須也鶴曰鎮磧如北

庭大都護府有神仙鎮又有大漢小磧安西

大都護府有胡弩固城等鎮是也夢蕭瑟

論兵地朱作兵功一蒼茫鬪將辰朱作忙或大軍多處所

餘孽尚紛綸變曰餘高興知籠鳥斯文起

獲麟朱曰張之高興視如籠鳥之局促窮秋

獲麟師曰張之高興視如籠鳥之局促窮秋

正搖落回首望松筠

宋曰松筠有歲寒之操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鶴曰丹青以言曹將軍之能盡也詩曹

云漂泊干戈際當是霸遭關內之亂而入蜀梁摧道云寶應元年梓州作然公

有韋諷宅觀曹將軍畫馬詩在廣德二年成都作若寶應元年先有此詩與霸

則後詩必及之意其亦廣德二年作

將軍魏武之子孫

趙曰魏武曹公操也魏武霸魏曹髦之後

髦東海宋王霖之子幼而好學善書畫

於今為庶為清門

昂慷慨少有及此庶主所知也

宋昭三十二年三

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得其罪削籍為庶人也

英雄割據雖已矣

文彩風流今尚存

祐至蜀愛其山川風物明

媚謂御驂者曰揚雄王褒君平相如雖去數百年覽其遺蹤想風流文彩宛然如在

曰昔漢祚衰微曹操割據河北雖割據之業今已徂矣而文彩風流尚未衰泯是以曹霸

以書畫馳名學書初學衛夫人

夢弼曰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

云有一弟子號王逸但恨無過王右軍

紙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初義之為老嫗書

青不知老將至

苦心好之至老不衰也富貴於我如浮雲

兀四語能事志非思致所及浩蕩只在衰許

而富不喜貴於我如浮雲夢弼曰酷意工於書

畫而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

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

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

至處者也如金鍾大鐘在東序冰壺玉衡懸

清秋至此雕琢者也開元之中常引見夢弼曰承

到極至處者開元之中常引見夢弼曰承

恩數上南薰殿切又曰數色角凌煙功臣少顏

色將軍下筆開生面等二曰唐正觀中畫李靖

盡故云開生面蓋因左氏傳狄人歸先

軫之元而良相頭上進賢冠宋曰後漢志進

面如生也賢冠古緇布冠

也服文儒者猛將腰間大羽箭宋曰太宗嘗自

之也服文儒者猛將腰間大羽箭宋曰太宗嘗自

皆倍常製褒公鄂公毛髮動宋曰褒公段志

以旌武功褒公鄂公毛髮動宋曰褒公段志

德也英姿颯爽來酣戰趙曰淮南子曰魯陽公

而揮之夢弼曰觀其圖先帝天馬五花驄或天

若有當日酣戰氣象也先帝天馬五花驄或天

作御夢弼曰先帝謂明皇也明皇雜錄上所

乘馬有玉花聰照夜白駿逸無比嘗命畫工

猶寫今好事者畫工如山貌不同莫角切

人下類狀是日牽來赤墀下宋曰劉孝標運命

迴立閭闔生長風門也文選註有紫微宮門

名曰閭闔言馬之上詔謂將軍拂綃素意匠

慘澹經營中置位畫品謂有六法五日經營

置位畫品謂有六法五日經營

而為匠古樂府詩繡幕圍香風耳節斯須九  
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  
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容齋五筆云韓

敘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  
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

不煩故傲之而不待見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  
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羅漢記坡公賦韓幹十四

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  
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

真龍不妨獨步也凡玉花却在御榻上趙曰  
馬空不妨獨步也凡玉花却在御榻上

先帝之馬也畫手榻上庭前屹相向批相向  
精妙盡得其真

○夢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  
吃魚乞切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

悵寢之精也容齋續筆云老杜丹青引至尊合  
悵之精也容齋續筆云老杜丹青引至尊合

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或以為畫馬奪  
真圍入太僕所不樂不然圍人太僕蓋牧養

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  
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

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弟子韓幹早入室趙  
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弟子韓幹早入室

曰韓幹大梁人善寫兒人物尤工鞍馬學畫  
於霸得霸筆法獨造其妙如顏子入孔子之

室也論語由也升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  
堂矣未入於室也

肉不畫骨趙畫遂推獎之官至太府寺丞尤工  
肉不畫骨畫遂推獎之官至太府寺丞尤工

鞍馬初師曹霸於後則獨善子美徒以幹畫  
馬肥犬遂有畫肉之謂布曰張彥遠畫記亦

此云如忍使驕驄氣凋喪批名將軍盡善蓋有  
此云如忍使驕驄氣凋喪名將軍盡善蓋有

神善一必逢佳士亦寫真批謂未遇佳士故  
神善一必逢佳士亦寫真謂未遇佳士故

善丹青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晴人聞其

故荅曰四體妍媸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

點正在阿堵中趙曰梁簡文帝詠美人即全

看盡詩云可令俱是畫誰能辨寫真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

眼白朱曰言識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

盛名下深曰唐房瑀贊曰盛終日坎壈纏其

身謝切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憂壘曰壘虛

王逸註坎壈不遇兒鮑照結客少年場行坎壘纏百憂補註誠齋評七言長韻古詩如壯

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

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

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

沉酣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曰稷字嗣通薛

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

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國圖籍多

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結體道麗遂

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留意

文學嘗喜之及踐祚稷於是特見擢用

遷貴門侍郎參知機務歷太子少保會

寶懷真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

賜死萬年獄鶴曰詩云我行梓州東遺

跡陪江邊又云不知百載後誰復

來通泉當是寶應元年通泉作

###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

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薛稷嘗為

古風以美周召是有意於周召而立功名也

按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

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

土詩一

望成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  
嗟我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畧客遊節向換  
幾何人生知惜哉功名忤慶故反逆也忤五  
但見書畫

**傳**慶曰釋初以文學召用參決庶政自謂  
名違忤惟以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鄭曰

書畫傳於世微也慶曰青蓮界佛寺  
鳩切水出漢

外南入漢畫藏青蓮界宋曰青蓮界佛寺  
泉縣有寺曰慈覺乃稷為書院額并書入金

大藏板壁甫至此寺觀其遺迹故也

**榜懸**慶曰崔融詩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

**騫**宋曰漢曹喜工篆隸變懸針垂  
露之法詩不騫不崩騫衝也

**字蛟龍岌相纏**趙曰稷所書慧普寺碑上三  
字方徑三尺許筆畫雄勁

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書而  
公有蛟龍之喻予嘗到慶壽觀之三字之傍

有鼻鼻纏棒乃龍蛇岌相纏也又揮西方變

發地扶屋椽趙曰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  
嶺干雲狀

非一狀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慶曰填  
尚新此行疊壯觀慶曰甫之此行獲觀郭

也壯觀也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薛**宋曰通泉前有郭代公後有薛少保故云郭  
薛慶曰郭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

為太學生豈郭與薛舊為周舍後嘗會於通泉耶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鶴曰梁權  
道編在臣

道編在臣

道編在臣

德二載還京時作公扈從肅宗歸京師時正紛擾劉少府豈應畫山水為障當是先去赴奉先日作畫在祿山未反前是青鞋布鞵從茲始不曾言避亂與為拾遺也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

却赤縣圖神州趙曰史記孟子傳中國名曰赤縣

浩穰者為赤奉先乃今之蒲城縣也希曰按

唐地理志註奉先次赤故蒲城縣開元四年

更名隸京兆劉為奉先尉以其邑乘興遣畫

滄洲趣夏曰地理志滄洲乃景城郡春秋

谷二郡地漢高祖置渤海郡唐為滄洲滄洲

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蘇曰戴逵云世之畫

難遇亦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題曰左太冲

與鄭虔宋曰祁岳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蜀

泉井聊可瑩心神又賦云唯毫素豈但祁岳

之所謂疑蜀曰毫筆也素縑也

日言劉之筆迹過於揚則祈鄭不足道也揚

素在隋稱善畫其畫傳於契丹故以為號鄭

法士嘗求揚畫本揚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闕

衣冠人物車馬曰此是古之畫本也由是鄭

深嘆得非玄圃裂宋曰玄圃在崑崙離騷朝

無乃瀟湘翻宋曰瀟湘二水名王悄悄然坐

三十一



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慶弼曰姥莫補切黃曰吳越郡

國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高不可識春月則聞蕭鼓之聲

哀猿響南蠻又及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

鬼神入乃一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

應泣趙曰本朝錢希白洞微志云無雲而雨謂之天泣野亭春還雜

花遠朱曰立希範書雜花生也漁翁暝踏孤舟

立慶弼曰暝也滄浪水深青溟闊慶弼曰滄浪水名歌

岸側島秋毫末朱曰孟子明察秋毫之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

華博物志

舞馮舜死二妃淚下漆竹即斑死為湘水神故曰湘妃離騷遠遊章句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夷劉侯天機精慶弼曰莊子太宗師愛畫

入骨髓十朋曰徐邈云吾見王貴畫入自有

兩兒郎慶弼曰徐陵烏栖曲風流荀揮灑亦

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

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慶弼曰貌莫角切貌

唯善孔融及揚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若耶溪

舉小兒揚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若耶溪

溪也越雲門寺十朋曰南史何胤字子季隱

游居焉居若吾獨胡為在泥滓慶弼曰西征賦奮迅泥滓

詩十一六 三十一

青鞋布襪從此始

蘇曰情景玄淡脫活自在○

場屋中出沒會稽山水奇秀布襪青鞋鵝冠

竹杖吾志從此始矣夏曰若耶溪雲門寺

遊覽也補註詩人王肩畫山山水詩少陵數首

無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

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若溪漁隱曰

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為超

絕誠齋詩話云詩有驚人句老杜山水障云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又對月

云研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遙憐

天上一桂華孤為問姮娥更要無月中幸有閑

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東坡云我持此石歸

袖中有東海此類是也

###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夏曰畫斷云

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蘇曰梁權道謂上

元元年成都作若如表伯之談云公說

意言宋王璘反吳松江為之阻絕時李

光弼在并州欲得李來平之至德二載

與舊次不同按史之上元元年劉展反胎

潤州昇州蘇州乃吳松江或者公托意

此以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

王宰始肯留真跡題戲語壯哉崑崙方壺圖

蘇曰史記禹本記言崑崙崑崙山高三千五百

餘里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

歸墟中有五山一曰岱余二曰蓬萊掛君高堂

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蘇曰巴陵岳陽也

有日本國赤岸水與銀河通他句法別謂其或

岸然下語忽如此自是氣逼人○赤岸

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

赤濤於中有雲氣隨飛龍朱曰莊子姑射山

飛龍而遊乎舟人漁子入浦激夢瀨曰瀨象

孤舟子徂南極東何遜詩山木盡亞洪濤風

風勢盛怒是以漁人舟子盡入浦激也尤

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蔡條西清

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

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用介胄之士不拜

豈有女子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焉得并州

快剪刀蘇曰索靖見顧愷之畫欣然曰恨不

歸去古詩曰借君快剪取吳松江水補曰

言吳地之松江也秦伯曰甫託意言永王璘

并州所攻必下喻以快剪刀言其斷也意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舊編謂上元元

年成都作然玄都壇在長安今云時危

老夫清晨梳白頭公自謂也玄都道士來

杜詩一六 三十四

相訪

師之

曰道士謂李尊師文都壇名乃尊

有大文都仙伯真公所治也

玄都觀邵伯溫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

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

之類耳公賞其辭

握髮三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

無聲也松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

幹生於終南之陰崖偃蓋反走蚪龍形老

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

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

東坡志林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

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

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

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

哉畫松下丈人巾履同漢記江革養母幅巾履

履偶坐似是商山翁似一作自

悵望聊歌紫芝曲悵望一作悵紫芝可以療飢

時危慘淡來悲風悵望四皓想其高躅故有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鶴曰詩云我有一

好東綃指東川

是言也

天下樂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梓州鵝溪繪而言則此詩作於成都從舊次在上元元年作

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

其畫擅名於代又云韋偃工山僧奇士老松

異石筆力勁健風力高舉人皆知善畫馬不

知松石更工咫尺千尋駢幹攢影煙絕筆長

霧翳薄風雨颼颼畫偃蓋之形狀也

風起纖末清風也長笛賦其應滿堂動色嗟神

妙蘇曰蕭緋春宴時金甌七發七兩株慘裂

苔蘚皮屈鐵交錯回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

師曰謂黑入太陰雷雨垂拙冥思玄構畫者

寂寞例切息也起虎眉皓首無住著修直略

脚憂狀也朱曰祖徒旱切肉袒也皆謂胡僧之葉

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

好東絹東一作素良時人謂之鵝溪繪即東絹也師曰

東大練謂也重之不减錦繡段深贈我錦綉段

已令拂拭光凌亂憂紫共彬駁雲錦相凌亂

請公放筆為直幹直一作真誠齋詩話云麒

謂松色暗碧也後漢張奐云太

陰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三寸

切附也楞嚴經名無住行名

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

狀也曰祖徒旱切肉袒也

東一作素良時人謂之

鵝溪繪即東絹也

紫共彬駁雲錦相凌亂

直一作真誠齋詩話云麒

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  
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  
天地訓鍊精兵動鬼神又路經灑灑雙蓬  
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鶴曰題

縣署當是寶應元年十一月自梓州之通泉時作

薛公十一鶴薛曰張彦遠名畫記薛稷字嗣

夢弼曰圖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之然甫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

何體皆寫青田真朱曰晉永嘉記青田畫色

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修曰北史劉敞矯

昂各有意夢弼曰或梳翎或反喙或啖天以

也意態磊落如長人朱曰晉魏紹在稠人中佳

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無塵俗氣象甫奇

有其遠志新麗哉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

威遲白鳳態朱曰秋胡詩行路正威遲揚雄

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名曰鳳故云鳳態而

加白字於其上以其如白鳳也非是倉庚

隣朱曰詩七月有鳴倉庚註倉庚黃鸝也

不以勢功森然君臣聚精而會神可與威鳳

為偶殆非倉庚之可擬鳳有道則見君子之

德似之倉庚不遇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

聲音顏色之好耳

**夢**高堂以御佳賓**曝露墻壁外終嗟風雨頻**

**赤霄有真骨恥飲沔池津**

而慰憚人心今反使之曝露棄擲于外此風雨所以飄飄而高堂傾覆無日矣甫託意譏

賢者蓋食污君之祿時不用賢之咎也列子鴻鵠高飛不集沔池王子年拾遺記周昭王

時塗脩國獻赤鳳丹鶴各一雄一雌以渾臯之粟飼之以洛溪之水飲之鮑照鶴賦朝縣

飲于芝田夕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鶴者道曰爾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玩遂放之任所往

其所之豈非鶴羣脫略塵俗之比乎

**姜楚公畫角鷹歌**

真等有功進殿中監

楚國公其子處初亦襲封楚國公此宋詳為誰畫詩云此鷹寫真在左綿則是公寶應元年送嚴武至綿州之時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

朔日堯典宅朔方曰幽都幽陰也朔北也

氣蓋名鷹出於此地也殺觀者貪愁掣臂飛

謂掣臂而欲飛也

**寫真在左繇却嗟真骨遂虛傳**

瞻誰下之鷹有角非子美誰

詠之世人寧不謂之虛傳乎

**梁間燕雀休驚**

怕亦未搏空上九天

有其質而無其才也

日末章譏朝而無實効  
日按淮南天文訓天有九野  
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  
南方曰炎天西方曰皓天  
北方曰幽天  
日朱天南方曰炎天  
日東南方曰陽天

揚監又出畫鷹十二扇鶴日題云又出

作時

近時馮紹正夢日馮紹正開元中能畫鷲

鳥樣夢日易通卦驗日明公出此圖無乃

傳其狀批若非老筆鹿蹊乍殊姿各獨立清

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夢日禁氣敵萬人

將朱日狀其快疾勇敢也夢符日漢文時

也憶昔驪山宮冬移舍元仗朱日以冬十月盛時

驪山溫泉宮校羽獵夢日天寒大羽獵此

物神俱王批莊子澤雉一步一啄百步一

切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批語勢浩然筆

著朱日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尤俊異帝獵

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兒夢日史記養由基善

射百發百中用壯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

千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

翻鞞上鶴日此四句蓋傷無人掃



畫鵑行一作畫鵑從之列以至德二載十月入

長安今云見之

高堂見生鵑生一作老日楚辭招些颯動

秋骨擊搏逢秋殺物故曰秋骨能初驚無拘

擊搏逢秋殺物故曰秋骨能初驚無拘

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

云貧道重其神俊充君眼中物謂玩物也

烏鵲滿椽枝日謝玄暉詩云椽枝

低聳復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眾禽沒

長翻如刀劍人眾可超越唐日舞鶴賦歸人

言有出塵標格也乾坤空崢嶸大而此恨不得飛奮

也粉墨且蕭瑟日粉墨但恐脫緬思雲

沙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質補日劉希夷邊城夢還詩雲沙撲地起煙霧

揚煙霧之姿徒立於雲沙而不得騁喻壯士

雖義烈而其材獨無所下是以漫叟詩話荆

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眾客未落筆而荆

客閣筆不敢作若溪漁隱日西清詩話中亦

載此事云此乃體社甫畫鵑行以紆急解紛

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荆公虎  
圖詩云壯哉非羆亦非羆目光夾鏡當坐偶  
橫行安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為  
見心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  
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槃礴欲畫時睥睨  
眾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  
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  
牙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噉如哺鷓山墻野壁  
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

###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韋諷曰

居在成都時為閬州錄事詩云君不見  
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當  
是葬明皇後作梁摧道編在寶應元年  
梓州詩內恐非當在廣德二年公再到  
成都時作趙曰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  
云陳又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

辨神  
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

批起得  
疎鹵正

合古憲○鄭曰名畫記江都王緒霍

將軍得

名三十載作三樊人間又見真乘黃

黃曰詩大  
叔于田乘

乘黃 變 曰乘黃神馬也昔黃帝乘之以上

昇人間不識其狀今因曹將軍之畫乃獲見

其形之 會貌先帝照夜白鄭曰貌莫角切

真也 照夜白嘗命曹龍池十日飛霹靂會要明皇

將軍畫以為圖 龍池十日飛霹靂會要明皇

在潘邸宅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沉

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 內府殷紅碼碯

而照夜白者乃真龍耳蓋真

盤婕妤傳詔才人索鄭曰殷烏閑切

礎盤廣二尺文采粲然 行儉平都支遮旬獲碼日裴

女諸切婦官也師古曰 婕言接幸於上好美好

稱也唐制內宮婕妤才人各九人此言天子 遣婕妤傳詔令才人取碼礎盤賜將軍也

盤賜將軍拜舞歸作盤一 輕紈細綺相追飛日

吳越春秋羣臣拜舞天顧舒 紈細綺言從者也日將軍得

君賜故拜舞而歸輕紈細綺言從者也 紈細綺言從者也日將軍得

然也說文綺文綺也日 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日

屏障生光輝日 時權貴之家得其昔日

太宗拳毛騮日 騮古華切太宗六駿名皆

閩時所乘也各有所乘拳毛騮贊曰日精 近時

郭家師子花日 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今

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

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日 言曹將軍

花二馬識者數其神妙此馬一可以敵萬雖 畫之縞素之上而有可開拓沙磧之態度也

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

踏長楸間日 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維

楸音秋美木也 殊日曹馬官廐養森成列可

憐九馬爭神駿日 世說支遁嘗養馬人有

養 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日

耳 借資

昔後有韋諷前文遁批以主人對支遁豪氣

皆苦馬韋諷之所愛矣馬憶昔巡幸新豐宮文紀曰

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馬所至民

皇歲幸驪山溫泉官翠華拂天來向東宋曰

賦望翠華之歲髮東都賦旌旗拂天夢曰

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夢曰

以異也自從獻寶朝河宗夢曰穆天子西征至陽紆

壁禮馬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觀春山之沉

寶玉所謂朝河宗者河宗朝而獻寶也穆王

歸昇無復射蛟江水中批四句沉著雅麗政

外江中獲之慶曰五年漢武自潯陽浮江親射

新豐祿山乘隙而叛自是君不見金粟堆前

不復講明巡幸之禮也

松柏裏題曰長安志明皇嘗至睿宗橋陵見金

栗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復近先塋謂侍臣

先旨龍媒去盡鳥呼風批長篇意外淪痛險

天馬驟龍之媒慶曰玄宗已葬於金粟松

林中早晚惟鳥呼風而啼所謂向者龍媒三

萬果安在哉甫母觀圖

畫而傷之故作是詩也

天育驃騎歌

切曰天育馬廐名驃匹妙

鶴曰唐會要貞觀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幹遣朝貢獻馬其中十匹尤駿

本宋各為製名其六曰飛霞驃按新舊史唐會要諸書唐無天育名廐當是

寶末年作故詩云見之坐右父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架權道編在十一載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

自疎鹵○補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蓋所詳八駿也今張景順畫圖無乃是穆天

子之馬乎莊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

賢亦不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

可得也  
蘇曰漢天馬曲曰尾蕭梢兮朔風起足銀砧

不假翰墨岐逕若非纖縵大手不能到此師

道曰蕭梢者搖尾之貌朔風起即北風取其

寒馬之良者不怕寒毛為綠縹兩耳黃

嘶風踏雪愈有精神紫焰雙瞳方

黃色也琪曰賈眼有紫焰雙瞳方

龍性合變化矯矯龍性逸珠曰崧高詩四牡矯

矯顏延年賦龍性誰能卓立天骨森開張

馬有龍性負天骨合能變化殆非常馬之比

開張壯大之貌修可曰蔡邕作庾侯碑曰英

風發於天骨表彥伯三國名臣贊伊昔太僕

日天骨疎朗言人而公借用耳

張景順考攷駟閱清峻考一作監又作老

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二千於赤岸澤。徙之隴西。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字景順。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潯。間。地廣千里。廐牧令諸牧。牧十。其二十歲已上。不在課限。唐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今公詩所謂太僕張景順。乃開元時人。舊註便安。排作張萬歲。自是。貞觀時人。誤學。者多矣。今按張說。作開元二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其序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御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周禮。廩人。遂令太奴。字天育。批。字。即。養也。○。蘇掌攷。馬。遂令太奴。字天育。批。字。即。養也。○。蘇天育。蓋天育。馬。大奴。字也。今定。猶有石本。通。

曰。大奴。守天育。則唐兵志云。毛仲。領內外廐。所謂天育。乃別養驥子。憐神俊。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梁。元。帝。答。齊。國。當。時。四。十。萬。讓。馬。書。曰。價。匹。龍。媒。聲。齊。驥。子。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批。如。第。二。句。○。傳。曰。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匹。馬。之。番。盛。蓋。以。毛。仲。舉。職。所。致。其。曰。四。十。萬。者。舉。其。成。數。而。言。之。耳。○。夢。弼。曰。莊。子。故。獨。寫。真。傳。世。人。見。吾。臣。之。子。皆。下。材。也。○。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鳴。呼。健。步。無。由。騁。然。此。馬。已。化。空。留。形。影。雖。彼。圖。有。健。步。何。由。騁。其。才。為。世。所。用。哉。今。子。美。如。今。豈。之。言。詩。及。此。蓋。傷。當。世。之。乏。才。也。

無驥與驊騮宋曰驥於皎切衰奴了切魯

衰之體勢逸飛兔之高蹤兼驥騮之美質逮驊騮之足雙漢書音義驥衰者神馬也赤喙

黑身驊騮色如華而赤古之駿馬時無王良穆天子傳驊騮騶耳日馳三萬里

伯樂死即休歐曰王良善御伯樂善相馬孟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史伯樂名孫陽嘗過虞阪見駕鹽車馬曰此良馬也取而試之果然

又有鬻馬者三日不售伯樂去而眎之曰世

不常有此乃豈無驥衰驊騮而時無伯樂之

謂公因題畫已死之驃故起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抱出羣之才而不遇知已以死為

可嗟矣洙曰瑞應圖薦禰衡表云飛免腰裏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

###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夢弼曰朱景玄畫

居于蜀工畫馬居閑常以越筆點簇鞍馬或斲或飲或驚或止頭或點尾曲盡

其妙宛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枯禿

筆掃驊騮戲一作試補註詩眼戲枯禿筆掃

枯欵見驊騮出東壁宋曰顏延年白馬賦欵

也瑞獸也一匹斲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

○當字好佳處正在當字以為丁良切洙曰莊

子馬蹄篇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時危

寒斲草飲水翹足而陸馬之真性也

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趙曰末章寓意遭時艱危

安得此真馬以濟患難免使甫困躓道路故云與人同生亦同死容齋隨筆云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

得忘字鶴曰題曰嚴鄭公廳事則是廣德二年作

沱水臨中座夢弼曰沱唐何切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寰宇記沱水在成

都府新岷山到北堂蜀之一作對夢弼曰岷山繁縣

出焉江水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誠齋詩話云老杜山

水圖云沱水臨中座岷山赴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

崖韋偃樹小兩郭熙直訝杉松冷無疑菱荇山此以真為畫也

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

蜺飲練光霏紅洲藥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

關雨丹楓不為霜朱曰曉霜楓葉丹暗

非真是遭霜而秋成玄圃外成一作城朱曰

丹皆以言畫也景物洞庭

蒼舒曰楚詞云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玄圃註玄圃神山也



傍宋曰洞庭湖名趙曰皆繪事功殊絕幽襟

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此此篇句

政似未離本處謂義盡分明兒童之見也○

謝曰太傅謝安也安雖貴而東山之志不忘

師曰顧長康畫鯢在石巖裏人間其故顧曰

又謝安寓居會稽與義之支道遊出則娛山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一云李

詩云寒天留遠客碧海掛

簡易高人意一作體敏功曰平易也揚子庄

牀竹火爐蘇曰張扶隱居太白山茅庵石鼎

不寧註匡牀弱席非寒天留遠客碧海掛新圖

味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味外

舟舟下蓬壺宋曰蓬壺山名神仙所宅之

之東有大壺焉其其中有

方丈渾連水天台揔映雲夢曰孫綽天台

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人間長見畫

老去恨空聞世自傷足力之不能往者范蠡

舟偏小宋曰范蠡為越破吳功名適齊為鷓夷子

王喬鶴不羣通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鶴事註見前  
此生隨萬物通萬物語何處出塵氛宋曰莊子所謂

與物轉徙也  
高浪垂翻屋宋曰郭景純詩崩崖欲壓床野

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薛

荔長浮查並坐得或作相坐仙老暫相將宋曰仍

語○夢通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

挂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松字鶴曰

嚴公廳則是在寶應元年作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列一劍閣星橋北

夢通曰星橋在成都劍閣在星橋之北華陽地理志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華

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松州雪嶺東

曰唐志松州交州郡以地產甘松名乃吐蕃之要衝雪嶺西山也在松州西南冬夏積雪

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通開關古今渺在

○夢通曰時武鎮蜀有割據之意甫在其幕故以山不斷水相通以風之言其不可割據

也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夢通曰孔融傳

畫鷹鶴曰此詩雖未詳何年在何地賦然舊次在與李白同尋范十隱居

壯詩一六

四十六

則不得為在天寶十  
三載作權道失之

素練風霜起

批素練如霜謂未畫時綉色耳  
註誤○張孝諱曰言鷹之威猛

如風也

蒼鷹畫作殊

又側箇切造也

搜身思

狡兔

鄭曰搜荀勇切  
狡兔於平原○補註狡猾也疾

也側目似愁胡

批以碧眼言之○補註曰隋魏  
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

胡琪曰鷹產於北出於  
胡地愁胡謂思胡地也

條鋏光堪摘

鄭曰

刀切編絲繩也  
鋏徐劍切而可摘取也

軒楹

勢可呼

勢可呼以獵

何當擊凡鳥毛血洒

平蕪

補註班孟堅西都賦  
風毛雨血洒野蔽天

音樂

古詩三首

律詩五首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鶴曰

十月公雖在東屯而今夔州別駕  
元特宅見李十二娘舞劍器殆是公暫  
出府中也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特

宅見臨穎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

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

三載夔補日載時甫纔余尚童稚記於

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漓夔補日瀏

音流灘

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

園二伎坊內人

中上 **莫彌** 曰明皇雜錄天寶

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

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曉音

數安祿山從范陽入觀亦獻白玉簫管

以人間有中官白秀正自蜀使回得琵琶

輝可鑑有金縷紅文感成雙鳳貴妃每

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聽如雲

外而諸貴主洎虢國以下競為貴妃弟

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况余白

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辯其由來知

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劔器行往者

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見

公孫大娘舞西河劔器自此草書長進

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行曰 **批** 子美

散語故意多詞促此序引張顛草

書隱映頗達情態非公不聞此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劔器動四方觀者如

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 **敏功** 曰言燿如

詩一六

五

一

送

羿射九日落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烏

其羽墮矯如羣帝驂龍翔如東方羣帝号驂

龍駕而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龍翔而

一劍名狀得意收字謂其猶隱隱有聲也但舞

疾徐變態回旋絳唇珠袖兩寂寞玉貌絳唇賦

孫已死也晚有弟子傳芬芳娘傳其術臨

穎美人在白帝復縣甫於此見之妙舞此

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

傷先帝侍女八千人指玄宗也公孫劍器初

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瀕洞昏王室

散女樂餘姿映寒日十月十二日見之此所

謂映金粟堆南木已拱栢裏註左傳墓木拱

矣江淹恨賦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

復終文雅道玳筵歡趣密又曰樂相樂行綺殿

神舉洛陽少童邨鄆女古稱淶樂極哀來月

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

東出日既匿魏文帝與吳質書南坡之遊白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蘭荒山轉愁疾慘黯如

士詩十六

五

二

野笛中斷聞者猶不堪也○珠曰足重爾也  
言奔走流落而足重爾爾趙曰公自言去留  
未定今徒足爾荒山耳足抵如爾也所謂重  
既累爾是也希曰淮南子楚欲攻晉墨子聞  
之自晉趨而十日十夜足重  
爾不休息至於郢見楚王重

### 聽楊氏歌

舊次為大曆元年在夔州從  
如水晶當是在夔州從  
清鶴曰詩云江城帶素月况乃  
夜起老父悲暮年壯士淚

###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

北曰李延年歌曰  
而獨立以其顏色特異當代無匹也  
皓齒一嬌一態本難滿堂慘不樂刑法志古  
逢如畫石花定相似滿堂慘不樂刑法志古  
一人有言曰滿堂飲酒有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  
一堂皆為之不樂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  
謂於心憂曰響下青虛裏一作浮雲裏憂

也碧空  
江城帶素月賦素月流天况乃清夜

起中夜起長嘆老夫悲暮年甫自謂也

壯士淚如水文帝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玉唾壺唾

壺盡欬荆軻歌於易水之上士皆淚垂也

玉盃久寂寞也以譏文宗昔日與揚貴妃宴

集今則不復講矣韓非金管迷宮徵之議樂

子紂為象箸犀玉之盃金管迷宮徵之議樂

者以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肉聲勝於絲竹  
則金石固當有間矣孟嘉言也趙曰以玉盃

之寂寞言不敢為聲以金管迷宮徵言勿云  
其聲之不逮於歌皆以形容歌聲之妙

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娥曼聲而哭長幼皆泣

下宋人謝之娥乃曼聲而歌老幼皆喜躍言  
聲感人心之如此也夢曰夫歌能感動人  
心聽者忘疲愚智心若死灰孟子曰豪傑之士  
雖無文王猶興修曰列子曰昔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  
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青弗止餞於郊衢撫  
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譚乃謝求返終  
身不敢言歸趙曰傾天下之耳則非特一知  
已而已

### 夜聞簫篋

鄭曰簫必吉切篋力質切鶴  
是夔州詩二年夔州作蓋  
公夔州詩屢云滄江也

### 夜聞簫篋滄江上

師曰樂部簫篋者笳管也  
卷蘆葉為頭截竹為管出

於胡地制法角音九乳漏聲五音咸備唐編  
入鹵部名為笳通典簫篋本名悲篋出於胡  
中其聲悲東夷有表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  
以卷桃皮為之者

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歛悲壯趙曰胡笳有出  
入塞曲也

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韻曰風  
雜湍水君知天地干戈滿地下一不見江湖行

之聲路難湖一作湘君知干戈如此則不復恨  
路難行路矣實歷唱然○夢曰樂府解題

難行路吹笛鶴曰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趙註  
以爲指史朝義按朝義之死在廣

### 吹笛

德元年正月則梁權道不應編在大曆  
元年此當是指吐蕃而言按通鑑求表

元年吐蕃與回紇入寇子儀免胄釋甲  
投鎗而進回紇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  
責之云再成和約吐蕃聞之夜  
引兵遁去故當在大曆元年作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  
蘇曰阮  
日客中月夜聞此風飄律呂相和切  
融曰馬  
聲韻使人斷腸

律呂既和月傍關山幾處明  
吹笛有  
哀聲互降月傍關山幾處明  
吹笛有  
折揚柳古詩胡騎中宵堪北走  
蘇曰言笛聲  
月照關山白胡騎中宵堪北走  
蘇曰言笛聲

思胡人聞之當北走矣  
日晉劉琨為并州  
刺史常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  
之長嘆中夜吹胡笳則又有流涕嗷教  
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笳胡笛也  
武陵

一曲想南征  
蘇曰樂府有武溪深詞解題  
云馬援南征所作

者善吹笛接作歌以和  
名曰武溪深臨其  
日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渡獸不臨嗟哉  
武溪多毒淫宋曰王徽之聞桓伊善笛一  
相逢於江次謂伊曰聞君善笛請為我一  
弄而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為據胡床三  
弄而去賓主竟不言伊為南征將軍故園

楊柳今搖落  
搖一作推一何得愁中却盡生  
趙曰故  
園指杜

尤盡巧妙  
後人不能盡其指訣  
秋笛  
蘇曰詩云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  
歸蓋秦當攻守吐蕃之俗今聞笛

聲之悲故有此作乾元二  
年秋  
清商欲盡奏  
批笛奏苦血沾衣  
趙曰五音惟  
商最悲今欲

盡奏以全其曲則聞者必揮涕而繼之  
他日  
以血也  
蘇曰蔡琰詩長笛聲奏苦

士詩十六  
五十五



傷心極狂人白骨歸趙曰他日士有死於戰  
也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趙曰恐聞此而  
細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朱曰言笛聲哀  
耳切風雲亦為之  
慘悽

即事鶴曰此為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鞵朱曰馬后傳蒼頭

以縛左右手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朱曰

於事便也頭以賞歌舞者開元間富人王元寶常會賓

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采親友問昨日高會

贈花卿定平段子戲作花卿歌為花驚

是作必花有善謳者當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希曰遊

云王羲之蘭亭記不獨天朗氣清春言秋景

以此不入選絲竹管絃語亦重復然羲之亦

本張禹傳後堂理絲竹是此曲祇應天上有符

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

知此樂及樂闕有一仙子前曰陛下人間能得

幾回聞趙曰古歌辭所載林鍾宮水調入破

半入雲能得幾回聞上

江南逢李龜年鶴曰梁權道編在大

三荆南詩內按公以

是年正月出峽暮春至江陵今詩云落花時節又逢君正其時也

岐王宅裏尋常見

然以開元十四年薨此當

是指嗣岐

崔九堂前幾度聞

公自註崔九即

書令混之弟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

時節又逢君

批興來自然 批有合急就者少寒即不合

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

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

洞知律度安祿山自范陽入觀亦獻白玉蕭

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

間李龜年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

之制逾於公侯後流廢江南每遇良辰勝景

常為人歌數闕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

曾於湖南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国秋來

發幾枝贈公多採摘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

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慙

勳囑歸鴈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維所作也

至今梨園歌為座中皆慘然

器用古詩四首律詩三首

石硯 公自註平侍御者之硯也

使至峽中當是指其至夔梁權道編在

末泰元年雲安詩內

平縣蔡子地南有石穴深二

百丈許石色青堪為書硯

平公今詩伯 友 日伯長也 日張植語 秀

數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 日

晉謝琨

長嘯却胡騎時三峽擾亂平侍御持節出使  
以靖其亂長嘯雍容不勞智力因得石硯以

歸巨璞禹鑿餘此石乃禹所鑿之塗也郭璞

江賦巴東之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

或雷電聯坳各盡墨雙穴相並各盡墨謂

墨力所謂多水遞隱見水也

聲揮洒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此硯大難為几

比公頭上冠正質未為賤故云頭上冠者獬

冠也獬豸一角獸而能觸邪當公賦佳句况

得終清宴曹子建詩公子坐以共其用也

疲公舍起草姿曰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

草起不遠明光殿明光殿以金為地以玉為階

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之子之顧眄恩遇非常也

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誥曰大食國名

太常樓船聲嗷嘈樓船曰漢武鑿昆明池始製

軍將問兵刮寇超下牢道志三峽口地曰峽

故曰超下牢當是末泰元年冬崔旰反趙自

州上牢下牢楚蜀分吟趙曰由此而上至夔

故曰超下牢當是末泰元年冬崔旰反趙自

故曰超下牢當是末泰元年冬崔旰反趙自

荆南來禦寇駐于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  
刀相遇故曰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

也牧出令奔飛百艘也牧出令奔言同赴軍事也艘皆會於江陵也劉猛蛟

突獸紛騰逃使剗平寇亂於荆南州牧縣令

各以舟師會于下牢兵威可畏雖猛蛟突獸亦為之逃竄也白帝城寒駐

錦袍縣地時趙公駐兵于此復玄冬示我胡國

刀壯士短衣頭虎毛謂首蒙虎皮也趙

憑軒拔鞘天為高拔刀於鞘天亦為之聳避也

蓋言其刀之長也翻風轉日木怒號聲大也皆言

刀有可畏之狀也冰翼雪淡傷哀孫曰雪一作雲

雲淡言刀色之鶴曰孫奴刀切故鑄錯碧翬

鵝膏錯碧翬曰鵝步曆切翬以磨礮其刀鵝之

膏可以塗似鳥而小膏中瑩鏗鏗已瑩

雅註鵬鵝似鳥而小膏中瑩鏗鏗已瑩

虛秋濤鏗鏗已瑩鏗鏗已瑩

註鋒刃之澄澈如秋濤言鬼物撒揆亂坑壕日撒

匹蔑切換練結切撒揆疾避貌言蒼水使者

鬼神見之亦辭坑壕而退避也蒼水使者

捫赤條批註引搜神記非也○吳越

趙公之刀比蒼水使者之刀也吳越

春秋禹登衡岳血白馬以祭夢見赤繡衣男  
子稱玄夷蒼水使者曰聞帝使文命于斯故  
來候之朱曰搜神記曰秦時有人夜渡河見  
一人文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

也者龍伯國人罷釣鰲夢弼曰使龍伯國人見  
也朱曰列子湯問篇龍伯之芮公回首顏色

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鰲芮公回首顏色

勞批龍伯國人罷釣鰲本不切直形容此刀  
一出海怪盡絕然芮公回首又顏色為勞

語殊不佳朱曰芮公荆南節度使也鶴曰  
按史荆南自廣德至大曆皆是衛伯玉為節

度使則衛公非芮公疑衛訛為芮也然王兵  
馬使二角鷹詩亦云荆南芮公得將軍又何

也師曰是趙芮公未知何所本夢分閩救世  
彌曰回首顏色勞謂眷愛此刀也

用賢豪宋曰分閩謂閩內事寡人制之趙公

王立高歌起夢弼曰王立謂王之立也希曰

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

絲與君理宋曰隱公四年傳眾仲曰以德和

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蜀江如線針如

急也推緩之然後可治也蜀江如線針如

水批即水如針宋曰蜀水至荆岑彈丸心

未已夢弼曰趙公以是刀可為天子理治亂

如線其水如針足知荆岑之地為至小未足

以賞趙公之大功也王粲登樓賦取荆山之  
高岑後漢隗囂將王元說隗囂曰元賊臣惡

請以一九漢隗囂將王元說隗囂曰元賊臣惡

子休干紀夢弼曰無或如漢孫統干國之紀魑魅

魍魎徒為爾宋曰宣公三年傳王孫滿曰昔

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山澤川林不逢

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註魍山澤川神獸形魁

水物也魍魎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

庫鄭曰庫音婢又音卑不似長劍須天倚批蛇足愈多

與唐勒景差宋玉等游於雲陽之臺王謂左

右曰能為大言者乎唐勒曰壯士怒兮絕天

柱北斗戾兮泰山夷景差曰狡士猛毅一世玉

覆載鋸牙鋸雲聲其大吐舌萬里唾一世玉

曰方地為與圓天為蓋彎弓吁嗟光祿英雄

掛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

引批光祿未喻弭又無謂必別有光祿刀故

○真弭曰光祿即趙公也昔宋玉雖能仗

比夢弭曰趙公平荆楚之亂人畏其威丹青

亦若此刀能使魍魎遁逃也

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泥滓曰選奮迅

句謂趙公必用此刀立大功

澄清六合畫像於麒麟閣

桃竹杖引贈童留後蘇曰柳子厚詩云

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

閱方言篔簹宋魏之間謂之笙方悟桃笙

以桃竹為篔簹也梁簡文荅湘南王獻書

云五高九折出桃技之翠笋乃謂桃枝

竹簾也桃竹出巴渝間又蘇跋桃竹枝

引後桃竹葉如梭身如竹密節而實中

犀理疲骨蓋天成柱杖也嶺外人多種

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視其端

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鶴曰詩云老夫復欲東南征又云滅跡於君山湖上之  
青峯則是其時欲下荆岳當在廣德元年作詩又云忽失雙杖吾將蜀從蓋喻  
嚴武章彝也是時武已召還而公又欲舍彝下東南故云失雙杖

江心蟠石生桃竹鶴曰蘇子瞻贈蒲澗長老詩已從子美得桃竹自註

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知予始錄子美詩遺之蒲澗寺在廣州殆不知渝合間有此蒼波噴浸尺度足夢弼曰謂竹根為斬

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宋曰江賦水夷倚浪

以傲睨江妃合頻而瞟眇註水夷水梓潼使仙也夢弼曰言桃竹多為人所取也

君開一束鶴曰梓潼水故得名時章彝為梓刺

史滿堂賓客皆歎息大飲賓客滿堂憐我

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

南征夢弼曰甫思歸故乘濤鼓枻白帝城路

幽必為鬼神奪夢弼曰甫欲去東川移居夔州遂遷沅湘上衡山寶

物人所難守鬼神必侵欺之夔峽杖劍或與最為荒遠之邦故恐為鬼神奪也

蛟龍爭杖一作拔重為告

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

躍學變化為龍石曰杖為物既稟正直之姿當以正直輔吾無為化龍而

去夢弼曰葛洪神仙傳費長房與壺公俱去後壺公謝而遣之長房憂不能到家壺公以

所用一竹杖與之曰懸此當還家長一騎之  
忽然如眠已到家以葛坡中顧視之乃青  
也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

青峯宋曰君山在洞庭湖心也噫風塵鴻

洞兮豺虎咬人宋鄭曰鴻湖孔切咬古及切忽

失雙杖兮吾將曷從宋節曰時盜賊害人如豺虎未

流寓遠鄉苟失雙杖吾將曷從

稷拂子州曰梁權道編在寶應元年梓

月今詩云家貧卧炎蒸賴爾甘服膺雖

是廣德元年夏末間作

稷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

除蒼蠅蘇曰諸葛亮嘗持白羽扇麾之

營營青蠅憂漸曰唐書明皇以白羽扇賦以自見

莫志云肅肅鳥羽穆如清風縱秋氣之移奪

終感恩於篋中白羽為物可以驅蠅蚊為世

所用九齡自喻也稷拂其質薄陋雖不堪代

白羽猶足以驅除蒼蠅時林甫以瑣陋之材

於朝廷九齡曾稷拂之不全若也熒熒金錯刀

文選註金錯刀云續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

前漢食貨志曰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

錯其文一貨志曰直五千此熒熒金錯刀乃佩刀

之屬也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垂壑乃錢刀



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  
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古人之於器物  
其實擢擢朱絲繩之夢用也朱曰朱絲繩乃中琴瑟  
焉朱絲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趙曰鮑照詩直如  
繩以其金朱之好顏色也吾老抱疾病家貧卧  
特以係乎人之顧盼也

炎蒸師膚倦撲滅夢也夢曰師子啞切字當作  
嚙膏則通賴爾甘服膺朱曰顏子得膺一物微  
夕不寐矣

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絨  
滕節曰撥拂為物雖微有理義在蓋可用之  
於絨藏冀其廢置不用不肯徵信其義而競棄之

蕃劍鶴曰詩云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  
王又舊次與梁編在乾元二年秦

州詩內則風塵云者指思明  
雖敗於李光弼而未息也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夢曰曹子建七  
繁縟以綴以驪龍之玉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

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趙曰晉張華與雷  
斗間常有紫氣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乃補煥為豐城令堀縣獄基得雙劍留一天自

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  
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  
龍各長數丈於騰空劍在匣中常如龍虎仙  
拾遺記顯項有騰空劍在匣中常如龍虎仙

息持女奉明王  
騰在空王中作龍吟虎吼徑飛上天風塵苦未

銅瓶

鶴曰此詩皆與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

夏弼曰祖德林詩

崔琦詩夏愛瑤殿清宣君之恩以及眾世亂則

棄捐於寒甃時清銅瓶未失水百丈有哀音

以瓶汲水離水欲上時有滴水之音也側想

美人意夏弼曰古詩昔應悲寒甃沈夏弼曰

并切風俗通甃聚磚修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

又於韋處乞大邑甃盃公自註曰大邑在

道編在寶應元年然是年夏公已去草

大邑燒甃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哀一君

家白盃勝霜雪夏弼曰急送茅齋也可憐

食物 古詩八首 律詩四首

閩鄉美七少府設繪戲贈長歌夏弼曰

鄉縣屬陝州潼關在其邑閩音文又音

民字正作閩後漢建安中改作閩趙俊

曰閩鄉度湖城兩舍經閩鄉湖城公日

南邁也 都故有東歸貪路自

覺難當是其年作

美侯設餽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趙曰漢

八年太尉入未央宮擊呂產天風大起漫波

詩話子美詩美七少府設餽感贈長歌首章

云姜侯設餽當嚴冬昨日今日皆河凍未漁

不易得冰一作河鑿冰恐侵河伯宮深入求魚

也抱朴子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饕人受魚

鮫人手饕曰周禮天官內饕饕和也熟食曰

人縷切鑿刀若飛應刃落翅霍霍罪罪

日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善織

有骨已剝菴春葱自九溪旗尾丹腮紫翼青

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碎一作素

勸腹腴愧年少時曰禮記冬右腴凡陽氣所

在之處肥美故云腴燕人膾腥方寸切其腴

以獻貴者蓋古風也南史何妃傳揚郎好年

少腹腴愧不及於年少也齊民要術作鮓法腹

能父須先食也軟炊香飯緣老翁飯一作糗

摩經飯滿落碇何曾白紙濕齊民要術切膾不

得洗濕放筋未覺金盤空而金盤又簇飴已

新權便飽美侯德飽以詩既清觴異味情

屢極必賞異味東歸貧路自覺難貧一欲

鬻命支離飛霜鏑紅肌綺散素膚零落

別上馬身無力尋妻子奔程欲進也可憐為  
人好心事處事種種好也於我見子真顏  
色非言姜侯禮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  
為今相憶婉婉情致

觀打魚歌

鶴曰公以寶應元年秋送嚴武至縣州此詩乃其時作故

云縣州江水之東津

縣州江水之東津

夢弼曰水經注縣水至江陽縣萬山下入江謂之縣

口魴魚鱗鱗色勝銀

朱曰詩魴魚頰尾鱗鱗跳躍貌修可曰兩雅曰

而魴魚也今之鱸魚是陸機疏曰魴魚廣漁人而薄肥括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也

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  
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  
陶賦得事外○

為魚中之主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夢弼曰劉向列仙傳子英者舒鄉人善入

水捕魚得赤鯉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

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翼子英上其背升天而

去即大雨又傳琴高入碣水中乘鯉魚出來

泊一月復入水去俗說魚躍龍門惟鯉或然

潛龍無聲老蛟怒類曰魚善變化乃龍之迴

風颯颯吹沙塵回一作西饕子左右揮霜刀鱠飛

全盤白雪高徐州秃尾不足憶憶一作惜漢陰槎

頭遠遁逃朱曰秃尾槎頭皆魚名漢陰中

鱸魚肥美襄陽禁捕遂以槎斷水

因謂之鮐魚肥美知第一鮐魚特肥美

既飽驩娛亦蕭瑟則哀繼之也君不見朝來

割素髻西征賦素鬣揚髻咫尺波濤

永相失以為譏甫此詩初叙得魚之樂而末

豈得有咫尺波濤永相失之句

又觀打魚當是同年作雖廣德元年

公再至縣乃春晚詩云干戈兵革聞未

也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魚急萬一作

持以網大繩也能者操舟疾若風

功日莊子津人撐突波濤挺义入安仁西征

賦垂餌出入挺义往來小魚脫漏不可紀

大漏一作網斤千頭蜀人以爲醬半死半生猶

戰戰其相半死半生戰戰大魚傷損皆垂頭屈

強泥沙有時立鄭勿切東津觀魚已

再來主人罷繪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

以言打魚之故山根鱣鮪隨雲雷

而驚動神物也大者曰鱣廣雅曰鱣仲

春從河西北上得過門化爲龍否則點額而

簡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山岫干戈兵

關未已一云干戈革鳳凰麒麟安在哉曰

春秋繁露曰恩及蟲魚則麒麟至孝吾徒胡

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物此兩篇皆主愛

自在末意不如蕭瑟沉著師曰自祿山之

亂于戈日尋蛟龍改窟穴鱸鮪隨雲雷喻賢

人君子遇亂而遁迹也聖人仁及草木昆蟲

今於戰鬪之際復暴殄天物若此仁人君子

忍為之乎補注黃常明詩話

民借此以喻取魚之虐也補注黃常明詩話

子美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苛法侵

漁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操

疾若風之突波濤挺義入小人舞脅趨時

官數遷所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顧傾

所謂挺又入也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鮪

隨雲雷魚不得其所龍豈能安居君與民猶

是也此與六義比興何異吾徒何為縱此樂

暴殄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戒又有仁厚意

亦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咸不專為取

魚也退之義魚曰觀樂愖吾僚異此意矣

槐葉冷淘是時不居新麵來近市則公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厨拾也日曹子建

詩豐膳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葉搜麵為

出厨中槐葉取其碧鮮可愛日謂細擣

槐葉取其碧鮮可愛日謂細擣入鼎資

過熟加食愁欲無碧鮮日謂細擣入鼎資

過熟加食愁欲無碧鮮日謂細擣入鼎資

過熟加食愁欲無碧鮮日謂細擣入鼎資

**蘇**曰蜀人呼魚鮓為蘇蘇經齒冷於雪勸人

**投比珠**蘇曰苞蘆謂蘆笋也蘇願隨金駮裹蘇曰

盧照隣詩漢朝金駮裹蘇走置錦屠蘇蘇曰

元日入香藥清酒而飲謂之屠蘇蘇曰

蘇屋名或作屠蘇蘇曰蘇屋名蘇草庵又屠蘇酒蓋

昔人居屠蘇庵釀酒因名今詳是詩走置錦

屠蘇正謂屋也古樂府挿腰銅瓦首障月錦

言酒也遣馬走取蘇酒可辟瘟氣今詳此詩蓋

兼尤為路遠思恐泥蘇曰泥去聲謂以興

深終不渝蘇曰與去聲謂此願獻芹則小

小蘇曰野人有美芹而獻於君者蘇曰此

臣之所見特薦藻明區區蘇曰左傳隲三年

其小小者耳蘇曰楚元王傳豈為區區之禮哉

蓋於王公蘇曰區區謂小也蘇曰此言藻不如

師古曰區區謂小也蘇曰此言藻不如

珍也蘇曰萬里露寒殿蘇曰上林賦過鵝鵲開冰

清玉壺蘇曰鮑照詩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

須蘇曰此遐想人若夏月御寒露之殿開

索此槐葉冷淘之美而不可闕也

**種蒿苳**蘇曰蒿烏禾切苳勤呂

又名編苳今人常食為白苳江外嶺南

如蒿苳葉白蘇曰野苳以供厨饌白苳

有野色也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

蒿苴向二旬矣而苴不甲坼獨野苴青

青獨野苴一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

軒不進因作此詩甚警言異蒿苴何足

論○比君子直以苴比之差勝耳然非至

也詩云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謂大

曆元年大旱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當

陰陽

一錯亂驕蹇不復理特似有理○種

大奇怪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趙曰詩王

陰陽乖繆而致旱也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生意也

嘉生之類注雲雷歛奔命師伯集所使師

專指為禾指麾赤白日却頽洞青光起頽洞

雨聲先已風端本曰已風猶言散足盡西靡

兩散作而止足也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

詩曰謝然詩森森散雨足信宿罷瀟灑宿曰宿再

詩曰謝然詩森森散雨足信宿罷瀟灑宿曰宿再

詩曰謝然詩森森散雨足信宿罷瀟灑宿曰宿再

詩曰謝然詩森森散雨足信宿罷瀟灑宿曰宿再



宿信而後罷也始堂下可以畦前之蔬圃也向

物者早乾以理地而種物也呼童對經始經始

言初無畦而也首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

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拆空惜埋泥

萍草木皆甲拆野覓迷汝來野覓馬齒草

也宗生實於此不知從何來而叢生於此

其竹則宗生簇攢俊茂豐美又左思吳都賦

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

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為覓所蕪

嘉以喻賢者為小人掩抑也野覓雖掩

抑至沒齒而不得進也賢良雖得祿守道不

封已伎得位而封已亦猶嘉蔬之莖出地則

不滋非似野覓之得已而滋蔓也團擁塞敗芝

蘭衆多盛荆杞以壅塞以荆杞之衆多也非

特首中國陷蕭艾老圃永為恥不翦為圃

之所恥喻邪佞不去登于白玉盤漢官

藉以如霞綺覓也無所施胡顏入筐

家所用師曰胡顏謂強厚顏也野覓

及蒿生長終于白玉之盤藉以如

無使彼無新用猶強顏入吾筐篚之內不亦  
小人將何顯而猶居朝乎終亦不用而已矣  
盡凄感之意觀者可以默會也補註詩人正  
與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  
空惜埋泥滓野苒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  
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  
與訕異始可言詩矣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苒馬齒

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

比而作詩鶴曰因園官送苦苒馬齒而

亦以自傷也題曰園官皆指夔州公

也當在大曆元年作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補曰國語越王以

地主正之曰陶侃得張鍊園蔬曰父客常

報地主之恩私貧無所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

存其把數名存而實亡也苦苒刺如針曰本

野苒也即馬齒葉亦繁齒乃野苒也青青

嘉蔬色埋泥在中國

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苣者未嘗摘以相遺也師曰嘉蔬比君子不得其所

者未嘗摘以相遺也師曰嘉蔬比君子不得其所

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

長原師曰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荆棘

荆原野乃知苦苣葷傾奪蕙草根師曰蕙

君猶君子之象蕙草見奪於苦小人塞道路為態

何喧喧師曰謂小人得志則變態又如馬齒

盛氣擁葵荏昏師曰葵如戎葵免葵楚葵葵

爾雅師曰葵荏嘉蔬又為馬齒點染不易

虞師曰易去聲謂君絲麻雜羅紈師曰率於

一經器物內永掛鹿刺痕師曰以苦苣馬齒

便父遠掛鹿刺之痕然則君子固宜傷所漆

志士採紫芝放謔避戎軒師曰昔四皓

採芝而歌甫避兵車之亂來此愧不如四皓

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師曰畦丁種田者猶

治蔬圃為生嘗與畦丁負籠拾李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燕

書觸目師曰詩云不愛入州府畏人嫌

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噴

二十

又云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放當是大  
曆二年瀼西作雖東屯瀼西俱有茅屋

東屯詩所謂東屯復瀼西往來  
皆茅屋是也然園圃在瀼西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蘇曰劉稚吾任真  
放逸不能巧言取

媚大人長者多嫌亦不愛時公州府襄陽耆舊記龐德公在沔水上至不入襄陽城

及乎歸茅宇一作及歸旁舍未嘗嘆謂彼此

皆淳朴也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趙曰使人應  
接不暇

揚雄解嘲但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

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亦飯之半

可為羹以糝飯也牛力晚來新畫暑則力乏

晚涼則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耕種不甚

後時比之四鄰未為劣也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荆巫

非苦寒採擷接青春江陵也其地暖自冬接

春皆不之此物飛來兩白鶴古樂府豔歌行

意以書其觸目也古詞曰飛來雙白鶴徘徊暮啄

泥中芹雄者左翻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

血尚經矰繳動經一作驚志屈悲哀頻

以絲繫矢三六號叫六號惟志屈悲哀頻

鷺皇不相待皇一側頭訴高旻秋高旻天

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

夢弼曰甫因酸辛

追企鸞鳳高翔是天願自傷其已衰病無復騰踏之志是以酸辛也

驅豎子摘蒼耳

趙曰蒼耳今所謂羊耳菜也

遷居赤甲灤西皆在奉節縣北三十里此詩云江上秋已半林中瘴猶劇又云

中語當是大曆二年秋作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

夢弼曰南地寒晚秋氣已分炎瘴猶

也煩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

夢弼曰秋旱黍稷無收故

農民告無以供饌也蓬莠猶不斂野蔬暗泉石

蓬莠

繁疏不以早而有損益愈見

卷耳况療風

卷耳

也形似鼠耳叢生如盤

童兒且時摘

童僕

先時侵星驅之去

夢弼曰星未沒侵

爛熳任

遠適

夢弼曰東西南北隨其所求之也

放筐亭午際

亭午

放筐謂罷採也

洗剝相蒙羃

夢弼曰羃莫狄切謂洗其土剝

其毛以筐盛也登床半生熟

趙曰登食床也

生熟相半下筋還小益

夢弼曰謂食之愈

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

夢弼曰薤胡介子薤菜也或雜食於瓜

之謂其味酸甜如糖奴然宋曰李銜種胡於

千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粃窄切窄則格切陳

平傳平食糠覈音義曰覈音糲麥糠不破者

飽食復何心於民黎民困苦至有食糠粃者

獨飽念吾民之飢耶荒哉膏梁客

春膳膏香夏膳膏臊秋膳膏腥冬膳膏羶公

族論曰三世有三公者曰富家厨肉臭戰地

骸骨白不檢厨肉臭腐有餘豈知戰地積骨

者哉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古意詩中有

惡少年伎能專自得宋曰燕太子命捧金以進朝用

抵之又進朝曰非為太子愛金乃臂痛爾年

少有如荆軻者以金抵蛙豈不謬哉甫之指

幸有韓媽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

有十餘京師為之語曰苦飢寒遂金九

州近潭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江閣曰

客子庖厨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祇瘦長夏

想為情滑憶彫胡飯自炊又會稽人顧翽少

帶羹其日荆湘有錦帶春末開花紅白如

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彫胡飯常躬香聞錦

目採楓家近太湖湖中後自生彫胡

雞也其肉肥美  
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嬰一作覓

日溜匙指暖腹指羹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鶴曰阮隱居名昉公以乾

元二年夏至秦州有貽阮隱居詩云塞上得阮生則阮乃秦州人此詩同是其年作薤至秋江南人已不食而阮當秋日乃致於公又公作詩寄佐姪亦有其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之句豈秦地寒故尚堪食耶

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宋曰

盈傾筐挽歌薤上露不待致書求東比青芻色魯曰詩  
東圓齊玉筋頭衰年關鬲冷唐曰關節也鬲曾也味暖

併無憂夢補曰陶隱居本

除架公自註瓜架也  
零落飄葉轉蕭疎又云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當是秋冬之交公將赴同谷以秦人待我不如始至也同上年作

束薪已零落夢補曰瓜架必以薪為之今

葉轉蕭疎夢補曰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

則其蔓可除也秋蟲聲不去暮雀意何如

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日架除而  
則依架以承之才結花則有將實

之本  
年不  
落是  
也

廢畦

鶴

日詩云秋蔬擁霜露當是秋晚

有去秦之意矣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

慶通

自憫也不忍於暮景之暇數其枝葉爾天風吹汝寒綠露

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

盤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六





